



白石遺文拾遺

上

七

14
137
7



門
號 127
卷 7

白石先生遺文拾遺目錄

卷上

序

田制考序
以下至職官考係先生所著經邦典例自序

貨幣考序

車輿考序

冠服考序

樂舞考序

職官考序

白石先生遺文拾遺目錄

尺牘笈序

采覽異言輿地總序 附九例

集古圖序

停雲集序 附九例

方策合編序

東音譜序 附九例

高子觀游記序

孫武兵法擇序

新井家系序

卷下

雜著

排佛論

樂山亭記

記義奴平八事

奉答本鄉先生問目 附平信如問目

答友人

題七賢盃

白雉帖題辭

附鞞記後

跋那須國造碑

題親書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六百卷募緣疏

文昭廟寶鐘銘

多賀城古尾硯銘

偶記

詩草餘稿所漏錄于此

謹賦攝政大相國殿下文房四賢之詩

和泉南唐生中秋所思韻二首

丙戌春自壽五十

和雍丘詩

失題

謝崎陽人寄壽福及王母下降圖

祝田翁八十壽

自題肖像

奉使西上留別親友用前韻

和榕巖詞兄中秋韻

靈山鎮

驟雨

次韻擬上元應制二首

次古寺韻

燕

春日送人

別後寄友人

題畫鷹

閨情

征婦詞

讀秦記

烏江

明皇乘月御笛圖

賦得雁有欲歸聲

賦得竹風如雨

折楊柳

宮前螢

古意

秋興

和西山古風二十五韻增至四十韻

西山呈朝鮮菴餅於順菴先生。先生令嗣以詩見

謝。西山依韻敷衍。賦古風二十韻。兼寄僕。謹以

和。

登淺香山

菊有佳色

折楊柳

辛未中秋和韻

蕎麥麪

中秋小集天漪取得盤中蒲萄而歸。戲簡。

春雨

題丹生八詠卷末

絕句

謝南紀祗伯玉贈金漆斑木枕

春初和韻寄滄浪

和堀山氏見賀生孫之作

失題

悼亡

和寄寬齋韻

奉賀洞巖源先生七十生辰詩三首

六十生辰用五十自壽詩韻述意

弔藤公實方墓

和復菴菊花行十五韻

席上和祗伯玉韻

席上賦得十日菊

冬夜會祗子

讀書詞

戲謝洞巖老惠金烟管二十韻

烏江詞

卜居作

移居內藤宿

贈南藩祗伯玉

寄祝南紀祗伯玉五十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白石先生遺文拾遺卷之上

東都日新井君美在中著

序

田制考序

古者聖王效天法地。開物成務。時莫先焉。自堯命羲和。定時成歲。其事略見于書。而舜在璣衡。以齊七政。禹陳洪範。協用五紀。蓋皆所以重民事也。故書曰。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傳曰。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然日月星辰。有象而見于上。陰陽寒

暑無形而運于下。二者常動而不息。一有一無。出入往來。盈縮遲疾。其抄忽微芒之間。亦有時而不齊。積之之久。不能無差繆。是以曆象以來。其始未嘗不精且密。而其後多踈而不合。理固然也。不合則不可不亦變其法。以求其合。故易革象曰。君子以治曆明時。堯以天下授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自殷周後。革命創制。修治曆數。以改正朔。而未始有改其時也。故明之云爾。孔子告爲邦於顏淵。其始曰。行夏之時。蓋是王政之所先也。先儒解之曰。自曆數以來。授時之法。如堯典教

民事者。至夏而悉備矣。諸家之曆。久而皆差。惟夏小正之書。授時爲無差。故曰。行夏時也。至於孟子論王政則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其言頗與孔子不類。何也。蓋自黃帝畫野分州。經土設井。以至禹治洪水。因定九州貢賦。而後殷助周徹。其法雖異。其實皆是什一。而經界井地。未嘗有變其成也。是以春秋之世。晉人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齊人曰。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季孫欲以田賦。孔子曰。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方是之時。欲行夏時。亦唯舉而措之耳。延及戰國。天下大亂。諸侯惡

其害已。皆去周之典籍。而井田之制。始已壞矣。孟子欲行王政。何遑及彼時也。故先儒以謂孔子言經世之大綱。孟子論濟時之急務。言之不類。其時之然也。其於齊梁之君。必曰五畝之宅。植之以桑。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百畝之田。勿奪其時。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豈是與孔子之言不類者也耶。秦并天下。先王之大經大法。盡皆凶滅矣。及漢乃造漢曆。以行夏時。其後歷世皆因而無改之。孔子之言。實為萬世不易之法。而孟子之言。遂不行于世。唯有唐班田之法。頗與古

制相近耳。雖然後之所謂用夏之時。建正於孟春。以為人統。其餘亦唯群忌苟禁。安在彼欽若敬授也哉。於是乎則知孟子果能學孔子者也矣。天朝曆法。其始莫聞。據史。欽明之世。百濟每貢其曆博士。分番交代。以供厥職。蓋其事自三韓內附始也。古者三韓。漢始定其地。以為四郡。亦因置二府。至後三韓鼎立。亦皆受彼正朔。由此而推之。天朝曆法。亦行夏時。其所由來。亦既尚矣。故今置而不論。欽明十四年六月。勅令百濟所貢博士等。宜依番上下。又以卜書曆本。及藥物為付。送。明年二月。百濟所貢五經博士王柳貴。曆博士王保孫等。皆依請代之。是歲甲戌。當梁元帝兼聖三年也。先

曆

是天朝行曆蓋取大初四分三統軋象景等法而其
 用何法亦未可知也且百濟貢其博士等分番上下所
 始不詳據史應神之世百濟始貢博士王仁繼體七年
 六月貢五經博士段揚爾十年九月貢漢高安茂請代
 段揚爾從之其餘無有所書而後見于此蓋易曆鑿上
 等博士依番上下其所由來亦既久之史文闕畧不可
 考己後四十八年推古十年十月百濟僧觀勒來獻曆
 本及天文地理等書亦兼通其術勅分命諸生就學焉
 陽胡史玉陳傳仁壽法十二年歲次甲子正月朔始用
 新曆是歲當隋仁壽四年也初觀勒所獻蓋是宋何承
 天元嘉曆因取其法用之造曆持統四年十一月始行元
 曆是己後八十六年持統四年十一月始行元嘉曆與
 儀鳳曆蓋謂兼用二曆之法也彼己行之唐嗣聖七年
 也儀鳳曆唐所謂用戊寅元曆而彼己行之唐嗣聖七年
 實錄云始用元嘉曆次用儀鳳曆蓋其後遂廢元嘉曆
 專用儀鳳曆耳後六十七年儀鳳曆蓋其後遂廢元嘉曆
 月勅令曆筭生講習漢晉律曆志大行曆議九章六曹
 周髀定天論等書七年八月律曆志大行曆議九章六曹

術
一恐當作
二十一

歲癸卯當唐廣德元年也大行曆僧一行開元中所作
 後十七年光仁寶龜十一年遣唐錄事從五位下內
 藥正羽栗臣翼獻寶應五紀曆曰方今唐停大行曆唯
 用此法明年天應紀元勅改曆法本朝司曆未嘗習
 五紀曆也後五十年仁明兼和三年七月今歲頒曆以
 是月為小月博士等議各自不同至是廷議遂據劉洪
 曆法改為大月餘亦改其大小焉初後漢光和中劉洪
 作七曜術而後陳隋及唐所述九二九年陰陽頭從
 之說亦不知是何書後一年文德齊衡三年陰陽頭從
 五位下氣行曆博士大春日朝臣真野麻呂奏請用寶
 應五紀曆廷議以為國家據大行法造曆尚矣去聖已
 遠義貴兩存宜暫相兼不得偏用後三年清和貞觀元
 年渤海國大使馬孝慎奉獻長慶宣明曆因奏言唐
 所用也三年六月真野麻呂復奏曰以彼新曆比按大
 行五紀二曆且察天文且參時候二曆之術漸以羸疎
 又按唐開成四年天平十六年等曆不復與彼新曆相
 違曆儀曰陰陽之運隨動而差而不一遂與新曆錯方

今唐開元以來。三改曆術。本朝天平以降。猶用一經。靜
言事理。亦不可然。請停舊用。新欽若天步。詔從之。始用
長慶宣明曆法。後七十五年。宋雀承平。六年十月。擢曆
博士。葛木宿禰茂。經奏議。以博士大春日朝臣。弘範所
呈。明年丁酉。曆本為多差謬矣。七年十月。乃命弘範茂
經。共議明年戊戌。曆二人所議不合。因命大宰府。寫呈
唐曆。蓋記文類畧。其頭末不可考。是歲丁酉。後晉天福
二年。先是乙未歲。後唐既亡。天下擾亂。蓋大宰無有所
得。己自是以往。本朝司曆所業不精。僅有賀氏獨傳其
家學焉。皇室漸衰。遂失厥職。民間所行。唯用宣明曆法
耳。逮乎近世。寬文末。始有建議。以請改曆法者。貞享元
年。甲子十月。取用元授時曆。以造新曆。名曰貞享曆。始
允。長慶宣明曆法。得行于此。竊做孟子所學之法。以作
田制考。維我東方。上世之制。猶三代封建也。中世已降。
猶秦漢郡縣之制也。田賦之法。上世則猶夏后之貢。中

世則猶周人之徹。而後做唐班田之制。及皇綱不振。班
田始廢。亦猶周末諸侯。去其典籍也。過此以往。古之良
法美意。亦皆蕩然矣。因叙歷代田制。以為第一。允二卷。

貨幣考序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耕稼佃漁之事。貨謂布
帛金玉之屬。二者民生之急。食為最急。而貨次之。皆所
以養民也。大禹謨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
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古者聖王之制財。所以利
民之用。而非所以自利之也。所以厚民之生。而非所以

自厚之也。政者正也。謂身正其德。率而教之也。仲虺稱湯之德曰。惟王不殖貨利。是其所以建中于民也。傳曰。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鈞是財也。周之所以得民者。殷之所以失民也。顧其聚散何如耳。三代之後。號為天下富强者。莫盛於秦與隋焉。秦滅六國。而得天下。隋併南北。而一四海。二君者。世之所謂英雄智勇。而非庸愚闇暗之主也。始皇天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文帝每旦聽朝。日昃忘倦。五品以上。引坐論事。

曠作弱

衛士傳餐而食。二君為政。其勤亦如此。然陵土未乾。海宇大亂。其富且強。所以自恃其力者。適足以顛覆其天下矣。由此觀之。天下大器。非力可得而守之者也。繫辭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夫天地生物。皆有其數。故不在乎彼。則在乎此。未始有其無所不在也。而利之所在。民之所求。求而不足。則爭。爭而不已。則亂。季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盜。夫居乎上位。爭民之利。法以奪財。至窮而盜。則刑以殺之。古

甘肅通志卷上
六
人有言。匹夫無罪。懷璧是罪。民之徇財。其爲利急於水火也。其爲害亦大於水火也。哀哉。古者聖王之理財。所以仁民也。後之暴君禁非。豈必義刑之與義殺也耶。不可不以辨也。因作貨幣考第二。凡二卷。

車輿考序

車制尚矣。其見於經。則鸞車有虞氏之輅也。鈎車夏后氏之輅也。大輅殷輅也。衆輅周輅也。四代之制。可攷諸禮已。孔子告顏淵曰。衆殷之輅。服周之冕。夫孔子歷考先王之禮。以示後王之法。而特舉此二者而言。則蓋是

其於禮。最貴且大者也耳。虞書曰。車服以庸。春秋傳曰。大路越席。昭其儉也。衮冕黻璫。昭其度也。亦可以觀之矣。大路殷祭天之車也。周書謂之次輅。孔安國以爲木路。曰木則無飾。鄭玄曰。不輓以革。漆之而已。禮亦謂之素車。所謂素車之衆。尊其樸也。是已。或解孔子之言。以謂殷尚質。殷之輅則得乎其質之中者也。以余觀之。蓋此非特爲尚其質也。亦以爲其稱也。何哉。孔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以此而言。不止殷質。夏未嘗不質。而虞亦未嘗

甘肅通志卷上
白石遺文拾遺

不質也。不止周文。殷亦未嘗不文也。且禮有以多爲貴者。有以少爲貴者。有以大爲貴者。有以小爲貴者。有以高爲貴者。有以文爲貴者。有以素爲貴者。故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然則孔子於四代之制。取殷之輅。非特爲尚其質也。夫禮莫大於祭天。祭天本質。故郊特牲曰。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乘素車。貴其質也。又曰。如是而后宜。蓋是所謂其稱也。夫王者立一代之制。豈止衆輅服冕而已哉。特舉其貴而大者而言。則自天子以至諸侯。

及大夫士庶。服器物采。登降度數。凡損益取舍。以制其過。固可以例推也。夫齊明盛服。以兼祭祀。維我東方禮之所由起也。故設官分職。制禮作樂。莫先焉。蓋其禮之初。以素爲貴。而文物聲明。莫不皆備。間亦有與彼三代之制相同者。唯其車制古未之聞。中世已降。衆輿用輦。輦夏后之末所作。名曰輿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車。皆使人所輦也。秦以輦爲人君之乘。漢亦因之。或使人輓之。或駕果下馬。天朝之制。亦唯使人而輦已。皇后皇太子及王公以下。車輿之制。其可考者。悉著于篇。而衆輿。

及皇太子以下鹵簿并附見焉。作車輿考第三。凡二卷。

冠服考序

冕弁衣裳之制。古未之詳。所可考者。惟虞書言服章。戴記言冠制耳。古者敬重冠禮。三加彌尊。始冠布。次皮弁。次爵弁。皆士服也。雖天子之元子。始冠亦服士之冠。所謂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冕服之用。自天子下至卿大夫。凡奉祀朝聘大事則服之。士之服則自皮弁以下而已。孔子嘗稱禹致美乎黻冕。又見冕衣裳者。雖少必作。遇之必趨。夏后之質而致其美。孔子雖褻。必以禮貌。蓋先

王之禮。象物制服。以辨尊卑。使服之者。以養其德。示民有上下之別也。非爲其觀美也。虞夏商周之際。文物日以盛。名分日以嚴。儀章日以著。孔子於四代之禮。特曰服周之冕。蓋取其文之備。尊卑之有辨也。記曰。不學雜服。不能安禮。夫治天下者。莫大於禮。禮莫明於服。服莫重於冠。而孔子特舉其最尊且重者而言。則知其餘亦皆當以例推也。戰國之世。趙君胡服便于騎射。而先王法服。其制始變。秦出於西戎。素不習禮文之事。且欲是今而非古。尊己而卑人。故滅六國之後。每獲其君之冠。

以賜近臣。烏能參考損益先王之禮。以立一代之制哉。漢初高帝不好儒。用事者推魯無文。不過盡遵秦規而已。因是西京二百餘年間。亦未能有其制也。及東漢永平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皋陶篇。象輿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以制冕服。郊天地宗祀明堂則服之。魏晉已後。亦因漢制。然皆非所謂先王法服者也。昔在上古東方之俗。男女以玉爲首飾。頗近卷冕簪珥之制。而古人相傳云。天皇冕服。自應神始也。若彼弁制。我亦有之。而其制之初。肇有所聞。蓋其來最久。

而失其傳也。因叙歷世以來儀章制度。可得而考者。作冠服考第四。凡三卷。

樂舞考序

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蓋樂也者。先王所以風化天下也。夫天地之生人爲貴。然血氣心知之性。不能無其偏。哀樂喜怒之情。莫得有其常。故禮以爲之節。樂以爲之和。所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易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夫陰陽始交。物猶鬱結。未能通暢。雷

一震焉。莫不奮迅悅豫而從之者。蓋天下之動。莫疾乎雷。物類相感。莫神乎聲。聖人觀象於雷。以和人心之形於聲者。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施之舞。動盪血脉。流通精神。莫不使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也。及其至也。則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萬民以之而諧。閭門族黨。無不和協者矣。百物以之而致。鳥獸草木。無不順成者矣。故舜命夔曰。女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夏商之際。靡有所聞。周大司樂掌教。

國子。其教之之法。周官備焉。蓋其聲歌各有所宜。亦猶舜命夔之職也。至春秋時。吳公子札聘于魯。請觀周樂。見舞箛韶。曰。至矣。盡矣。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雖甚盛德。蔑以加矣。孔子亦聞之於齊。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傳曰。韶繼也。又曰。樂者德之華也。蓋舜之德。重華協于帝。夔之樂。克奮至德之光。方其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猶感應。而況於人乎。况於鬼神乎。其情文之備。聲容之盛。雖經乎千載。遺風餘烈。尚猶不絕。所謂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也。蓋亦如此。故孔

子告爲邦於顏淵曰。樂則韶舞。且夫聲氣之感。各以類相動。倡和有應。善惡相象。是故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亂生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治生焉。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淫過凶慢之聲。爲設禁焉。孔子又曰。放鄭聲。鄭聲淫。蓋此先王所以立樂之方也。當是之時。周室旣東。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論而定之。所謂吾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也。雖然。晏嬰之賢。猶毀孔子於齊。侯曰。孔丘盛爲聲樂。以淫愚其民。不可以示其教也。陵遲以至戰國。魏文侯最爲好。

古而謂子夏曰。寡人聽古樂則欲卧。及聞鄭聲。余不知倦焉。自此已降。流沔沉佚。遂往不及。及秦二世。尤以鄭衛之音爲娛。卒於滅天下矣。漢興。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又有房中詞樂。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又作武德文。始五行等舞。或曰。文始舞者。本舜韶舞也。五行舞。章。章者。本周舞也。大抵皆因秦舊章焉。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獨誦。有趙代秦楚之謠。河間獻王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太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至成帝世。鄭聲尤甚。哀帝性不

好音及卽位。下詔禁之。然百姓漸漬日久。又不制雅樂。有以相變。豪富吏民。湛汚自若。以壞於王莽。東漢之世。亦未有立禮成樂也。自魏晉以後。歷世皆依漢代遺聲。但改樂章而已。至隋併南北。備作六代之樂。華夷交錯。其器千百。分爲九部樂。唐初樂府。尚用隋氏舊文。武德九年。始作大唐雅樂。又置教坊署。而讌樂清樂散樂之屬隸焉。凡祭祀大朝會。則用太常雅樂。歲時宴享。則用教坊諸部樂。宋陳氏樂書曰。隋唐之樂。雖有雅胡俗三者之別。實不離胡聲也。蓋自秦漢以來。所謂雅樂。亦皆

異一作其

非先王所以風化天下者也。天朝之樂。有聲樂者。有舞樂者。其來久矣。蓋是其始出於祭天神也。郊祀朝享。各異所用。亦有若彼雅頌國風焉。歷朝制作。略亦可考。孝經緯曰。東夷之樂曰鞀。持矛助時生。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曰朝離。萬物微離地而生。樂持矛而舞。助時生也。唐賈公彥以謂樂有二名。此間之樂。亦有是象。而到于今。每奏樂舞。其始則陳之。但其所始。莫得而考。隋七部樂。有倭國伎。不知亦是何如也。初自三韓內附。各獻其國樂。而貢其樂生。於是始有高麗百濟新羅及渤海等伎。

禮記

其後東西通聘。本朝伶官亦傳彼樂。於是復有隋唐及西涼龜茲疎勒天竺林邑扶南等樂。而其所傳者。彼之所謂俗部胡部及散樂雜戲。故用之於歲時朝會燕享。而郊天祭祀則不用之。皇室漸衰。古樂多缺。新樂迭興。猶周之末世也。而後之所謂古樂者。古之新樂是已。而其使後之觀者亦唯恐計何也。馬氏通考曰。孔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先儒亦謂樂只是一箇和。由是觀之。所謂樂者。和其本也。聲器其末也。使其政和而世治。則雖管絃皆教坊之新聲。

聲一作衛

度曲皆任蘇之雜樂。毋害其為安且樂也。如其政事年而世亂。則雖聲歌下管。盡合簫韶。金石執啟。一循雅奏。毋害其為怨而怒也。予竊疑吳札之所觀。非虞延兩階之舞也。孔子之所聞。非后夔九成之奏也。魯國得用天子之樂。其僭也。陳氏有傳先代之樂。其奪也。安在其政和而世治也哉。雖然千載之遠。遺風所在。使人興感。不可以已。無他。其聲容之盡美盡善。以至於斯耳矣。且孔子之聖。所惡於鄭聲之亂雅。亦何其末也。記曰。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唯君子為能知樂。子夏曰。夫樂者與

音相近而不同。馬氏之所論聲耶音耶樂耶。愚固不知其說也。作樂考第五。首叙歷代樂制。本朝樂府。前人之述。自有其譜。毋庸贅叙。次樂器。次樂曲。凡三卷。

職官考序

孔子告顏淵以四代禮樂。而繼之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蓋所以示若彼禮樂。必其如是。然後可得而行也。戒飭之意。亦甚深矣。孔子深戒此二者。蓋所謂惡其似而非者也矣。靡移流蕩。五音皆亂。迭相廢替。可以知其聲之淫也。進俯退俯。俳優侏儒。獲雜子女。可以

知其樂之淫也。若夫巧言如簧。盜言如飴。爲鬼爲蜮。則不可得。何以知其佞而遠之也。樊遲問知。孔子曰。知人。問仁。曰。愛人。樊遲未達。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子夏聞而嘆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由此觀之。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蓋其遠佞人之謂與。昔者皋陶陳謨於舜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蓋言知人則官得其職。安民則民懷其惠。苟能知

而仁。則雖有佞人。無所施其術矣。善乎宋程氏曰。有關
睢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蓋得孔子放鄭
聲。遠佞人之意矣。因繼樂考以職官考第六。夫唐虞三
代。其官世倍。古今沿革。其來尚矣。故周書曰。明王立政。
不惟其官。惟其人。古者因事設官。量能授職。未有如後
之文武內外清濁之別也。漢氏舉賢薦能。古意尚存。魏
始創九品官人之法。其弊遂至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
族。先是漢立任子之法。蓋是古者世祿之遺意耳。王吉
猶論之曰。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尹。不

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驚。不通古今。至於
積功治人。益於己。此伐檀所爲作也。宜明選求賢。除
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而況於唯
知其閥閱。非復辨其賢愚乎。降至南北。南人有言曰。三
公之子。做九棘之家。黃散之孫。蔑令長之室。北人亦有
以貴襲貴。以賤襲賤之說。豈是先王立賢無方之謂也
哉。維我東方。中葉已降。皇室政衰。職此之由。亦不可不
以辨焉。凡五卷。

尺牘筌序

竊覽古今文人雅士。善於簡牘者。必事據出處。筆下數語。或千里致情。往往兢艷於翰墨之餘。自若不假磨洗。而盡極巧妙矣。然其長短接續。未嘗見有一字破費。處置分明。皆以其灑。但可掬焉。余茲萍蕩。雨窗寂寂。倦讀之暇。謾草所見。不辭一刻。僅與童輩是非者。倘經大方一矚。則不遑揜醜云。肯貞享歲次戊辰仲春日。白石子書于片雲僑居。

采覽異言輿地總序 附九例

美嘗聞西人輿地之說。曰。天形渾圓。地居其中。海水相

附。共為圓體。猶雞子中黃。狐居青內。唯天包于外。旋轉不息。地凝于中。確定不動。而上下四旁。皆有人居焉。天之旋轉。相為其樞者。如輪之有轂。如磨之有臍。名曰南北二極。二極相距。正中之界。名曰赤道。界之南北。斜絡於赤道者。名曰黃道。黃赤二道。即是太陽經行限界。四時寒暑。晝夜昏曉。所以相分也。夫天地之體。共是渾圓。故天有南北二極。地亦應之。天分三百六十度。地亦同之。但天包地外。為甚大。其度廣。地處天中。為甚小。其度狹。每地南北相距二百五十里。極星高低。各差一度。則

知地之周圍有九萬里。隨人所居之地。太陽所照。亦自不同。居赤道下南北二十三度半之地者。春秋二分。太陽正過其上。日中無影。春分之後。太陽漸北。則其影在南。秋分之後。太陽漸南。則其影在北。其地常燠。其人昏惰。南北二十三度半以外。截至六十六度半之地。太陽所經。不遠不近。其地不甚冷熱。其人亦多聰明。南北二方自六十六度半。各抵其極。太陽餘照。時見時隱。隱見之候。相為晝夜。因此推之。其地甚冷。若夫地既為圓體。固無上下方隅。姑從人所居。乃分五大洲。以為上下兩

界耳。蓋南北極界。亦各有大洲。而生人已來。足迹未到之所。置而不論。此其大較也。附美舉示明儒所刻萬國坤輿平面半球等圖以問
其說西人笑而對曰我方舊有地球圖近古已來和蘭鏤板山海輿地全圖盛行于世地形渾圓本無可畫以入圖譬如鑿經有人形圖必背面背二圖始可明全體故其圖分為二圖並以南北極為經赤道為緯周圍分度皆與天應凡五方四海方之各國海之各島其形勢之高皆與天應廣狹遠近道路之所由水陸之所產無不具載推步有法測量有度因小知大因顯知微盈尺之幅範圍天地可謂釋千古未發之秘矣近觀支那人擬作平面半球二圖不惟疎漏頗多亦其謬妄特甚若其所謂平面者地之圓體變成扁土至如半球最為無理中分南北為兩界縈繞東西為四圍果如是圖則是其南界無北而其北界無南也且物象有圖要使入便于觀覽耳天壤之間人迹所及古今未有到于極星直在入上之地者則是圖不作而可也

九例

一西人山海輿地全圖。明儒所譯。方國及人物名。美質諸西人之言。率多紕繆。大抵西方音多字少。故記其言。字有合成。而無音所遺。中土字多音少。故翻彼語。音有轉假。而無字可該。且絕域殊譯。歷代異稱。而中土之人。各隨所聞。轉假用字。其音所託。亦皆在彷彿間耳。我今所譯。其端在於別音。凡聲音所象。一如琴之有譜。按譜而求音。則殊方之言。可盡譯也。若其義例。共詳于譜。故不贅焉。

一大西方國之言。亦自不同。其凡有三。曰羅馬語。蓋其中土正音也。曰意大利語。蓋其西南之言也。曰和蘭地語。蓋其東北之言也。又有波爾杜瓦爾語者。書中嵌注。邈意和波等字。要辨其異。其無所註者。蓋彼方通語也。

一西方之語。中土譯文。舊有異同。並今附註。若其舊譯。或有遺漏。或有疑滯。姑闕以俟。

一凡亞細亞諸國。雜見元明史書者。略取其說。以備參考。

集古圖序

虞夏商周之制。天子有宗器焉。諸侯有分器焉。所以茂昭明德。而鎮撫社稷也。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允戈和弓。鉞矢之屬。及魯有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晉有密須之鼓。闕鞏之甲。陳有肅慎之楛矢石柝。皆前代之物。歷世所以傳寶之也。迨于秦併天下。滅諸侯。燔諸書。壞禮樂。舉先王之制。與其器偕亡。漢氏以來。時有獲先秦彝器。亦唯供奇古寶玩之具而已。安在其茂昭明德。鎮撫社稷者也哉。雖然。後之君子。因之以觀其象。以考

其制。足以徵先王之禮。或有之矣。恭惟本朝皇天眷佑。神聖兼統。永嗣無疆之大。歷服郊社宗廟之禮。生民已降。未墜厥典。迺至天府所掌。凡國之玉鎮寶器。莫不皆有。其他神廟佛宮。世臣故族之家所藏。亦各不失其寶守焉。是則天地古今之間。四方萬國之所絕無。唯我日東。為能有之矣。而我所閱者。亦不為不多。每得傳摹圖寫。所以昭其度數。文物纖悉無漏。寢盈卷軸。非敢以器為玩也。若夫觀其象。考其制。以徵其禮。則庶幾後之好古博雅君子。亦將有取焉。正德乙未春三月。筑後守從

五位下源君美謹序。

停雲集序 附九例

予昔從先師所與交遊皆一時之儔講詩書談禮樂旁及子史百家之言遊息之餘命酒賦詩迭唱迭和連篇累牘翰飛墨落風生雨集如予材劣執鞭周旋其間而樂相得之歡若張樂洞庭大戰涿鹿未足以喻其壯觀然當斯之時忽焉不自知樂也不圖數年之間山頽梁摧交游日彫散雖有二三新知之可樂於其風流雅致索然無復徃時矣是歲之春挈家海濱與魚工舟師雜

處慨然寓匪帟率野之歎適會都下有災親戚義故亦皆越在草莽乃僦一廢館以居從者數十口僅庇風雨而已居所當大江口枕席之下天水相接雲帆出沒烟笛四起偶得故人詩二百餘篇於敝篋中時時倚檻擊節商聲歌之波瀾爲之洶湧魚龍爲之悲嘯因思昔游恍在心目不復自知此身在困厄之際旣而觀其姓名多爲鬼錄猶有存者流離契濶落落如星辰嗟呼予於諸子犬馬之齒旣居一日之長而天不假年於彼人慙遺一老以有感斯文何也遂錄其詩都爲一集庶其不

朽且欲使我之後人知先友亦有若斯之人也。丁酉仲夏白石序。

凡例

一是編以停雲名義取之陶靖節思親友詩題也。

一凡是編所錄只係交友詩。至如先師子弟諸作則不敢載焉。

一凡交友諸作曾經梓行者既傳于世故不復載于此。

如和韓偓和集所載及南國華登東嶽山詩即此。

一平昔所得交友詩各家篇什其數不少歷年以來災

火鼠蠹之餘今所存無幾是編所錄即從其所存或載曾所記者故不免闕漏。

方策合編序

有一作自

周官大祝六辭一曰辭二曰命皆王言也王者撫邦國以通上下親疎遠近必有其辭而諸侯之邦交講信脩睦亦如之是以草創討論脩飾潤色鄭國衆賢各盡所長慎重其事也故孔子曰慎辭哉聘禮云久無事則聘焉若有故則束帛加書將命百名以上者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春秋之世天子諸侯之辭左氏所傳可得

而考。蓋自周以上。莫有天子相告之辭也。至漢。天子與匈奴單于相遣以書。單于猶漢言天子也。晉代已降。南北分裂。乃有兩朝天子通問之書。及宋於遼金。聘問往來。遂無間歲矣。世變至此。亦可慨哉。恭惟東方與西隣交聘。肇自神后。併三韓始也。當是之時。我未有今字。使譯將命。唯有言辭耳。推古之世。與隋通好。於是乎則東西天子相問以書焉。唐初太宗遣使修聘。我不受其書。而却之。蓋以無禮也。高宗及新羅。共滅百濟。既而屢請和好。自是而後。東西聘問。亦唯行人以言將命。若有故

則加書。彼其書式。亦倣漢於匈奴故事。蓋欲存國體也。天曆間。吳越錢氏來聘。以求天台教法。乃勅左右丞相。報以書幣。本朝輔臣。外交以書。並昉于此。永觀初。僧裔然西游于宋。太宗存撫甚厚。賜以紫衣。及還。乃遣弟子奉表謝恩。裔然本是方外之徒。置而不論已。昔者美逮事。前世幸遇盛際。辱蒙 廷對。每預 顧問。退而蒐輯 邦家典故。參之時事。庶其有論思之所補。且如東西辭命。可以贊野謀者。合成一編。變故已來。投散事少。間發嚮所輯而閱之。頗知其有挂漏。竊自嘆曰。是書之

編蓋本乎。前世求聞師古之意。豈以美之鄙而廢也。於是博極載籍。益加採錄。凡其為文二百一十七篇。附以古今體詩二百七十七首。總為一十卷。遂作之序。以述焉。己亥十月望。筑後守從五位下源君美書。

東音譜序 附凡例

六書之作皆象也。八卦之畫伏羲氏之字而已。蒼頡因制六書。鳥跡科斗古籀篆隸之文。歷世損益。變體百出。迨乎兩漢。雜以古文。畧篆八分為之。魏晉以還。隸書遂盛。東方文字之興。由來遠矣。唯其為體。列國不同。始傳

漢隸。即魏晉之際耳。當是之時。古三韓地。咸皆內附。百濟初獻經典字書。乃詔徵博士。時應此選者。其先漢人避亂於海外。乃以中原之音。為傳世學。至於天朝。置史列國。以達四方之志。專行今字。而古文盡廢。蓋是不但讀書講學。而交隣使命。藩國政令。各適其用也。若其國中所用。則其例有二。曰取義。曰借音。取義者。不必用其音也。借音者。不必用其義也。百濟復獻佛書。會有一尼自吳地來。乃操南音。誦而傳之。於是乎字音始有漢吳之別焉。隋唐以降。兩國聘問。冠蓋相望。東方搢紳。從學

於中國。唐嗣聖初。有續薩兩生者。而至于斯。最精聲音。乃詔並拜博士。命大學諸生誦習焉。音韻立學。而置博士之員。即始于此。延曆間。屢下制詔。天下之學。明經諸生。皆正其讀。一依漢音。莫用吳音。凡明經宏詞科。當就試者。必先習毛詩及爾雅音。嗣是以來。諸儒切韻之書。亦從而出焉。東方音韻之學。此其大較也。唐末之亂。聘問遂絕。而方外之徒。西遊求法。無代無之。延及明季。吳越閩廣人。往來相踵。以迄于今。如其方音。皆有異同。學者疑焉。我嘗觀魏晉以來。歷世史書。記我東方之言。大

半與我不合。夫中國之書。本乎象。以形兼聲。故字多而音少。外國之書。由於音。以聲兼形。故音多而字少。如我東方。則兼有之矣。凡外國之言。與中國異。其字雖多。亦非所該。故諸家方言之書。聲音轉假。多在彷彿間。且所用之字。古今方俗。各自異音。豈能得無傳訛哉。美昔在前代。辱奉明旨。訪問殊俗。采覽異言。竊自以謂五方之音。本非文字之可該。音託於字。不如音托於音之近。古者樂曲有譜。蓋尚音也。東方音韻之學。舊有母字。今當借之以記其言。其字如琴譜。而五音七聲。莫不共

備用之之法。凡一音一字。其音難可一字該。必合數字。從衡展轉。呼吸闢闔。足以括天下之聲。古人創意之妙。亦至如此。豈其不奇也哉。美雖不敏。亦有取焉。略定其例。因作之譜。以便覽我所記之言者。此年實享保己亥冬十二月甲子。源君美序。

凡例

一東方音韻五十母字。蓋本于悉曇金剛文珠問。而有數字重出者。猶萃嚴母字。兩阿藏因。今從舊圖。
一東方音韻母字。蓋做琴譜而作。但合字之法。不具其

體耳。琴譜字母。一音一字。而一音難可一字該。必合數字之體。以取數字之文。猶梵有半滿之字。於絃上之音。曲盡其妙。故今凡有二合三合四合之音。皆做琴譜。以立合字之例。限而實闕。合其音亦與。結且一外國字母。或取五十。或取四十二。或取三十。即今取二十四。至如東方所用之音。則唯有烏意阿邪牙數字而已。其他無字。皆為二合三合之音。凡東方字母自古所用。一音一字。故今一皆依舊。不作新字。美昔蘭人。獲觀其國字。因請以其字寫東方音韻。圖第一行。喉音五字。止是一音。字。其他字並皆二合三合。

必取喉音之字。以合其體。即是方密之所謂外國喉音特多者耳。因知五音皆統于宮。亦以見此圖之妙。

一中國之字。其書下行。蓋以一音一讀故耳。外國之字。

有二合三合四合之音。亦有其字。故其書不得不橫

行。左之右之。亦從其俗耳。即今所定字例。凡其音二

合者。皆從右行。以便合呼。

一凡二合音。與翻切法別。而有開有合。其音亦異。詳見于譜。

一凡字各有發送餘收之聲。而二合三合四合之音。所

該者多。故今所定字例。凡一字之中。以發聲為頭。以

餘收二聲為尾。送聲在其右傍。而餘聲亦有初發之

餘。有送氣之餘。詳見于譜。

一凡收聲。平上去則有唇舌喉三音。入聲則有唇舌牙

三音。其平上去聲。喉收者與鳥之餘聲相混。唇收者

有始終皆合之合口。有合即開之合口。皆宜辨明。

一凡平上去入。乃清濁輕重。並有舊譜。一皆從舊。

一東方字母音釋。明人所註。音多轉假。而在彷彿間。今

所附注。乃出於長崎市船務各州郡通事所填者。亦

多轉假。且平上去入。不甚分曉。姑存一二。以備參攷。

一足書本爲記異言而作外國之音與中國異故今音釋取義亦多與舊說不合覽者恕焉。

高子觀游記序

寶永庚寅冬美奉使西上初見高子道周於京畿之間後二年高子亦抵江東屢得見之矣高氏之先出自渤海數世之祖寓我西鄙厥後徙爲長崎人道周始出從仕旣去隱於攝城予因訪西土風俗乃知其壯時有志四方遊徧名山亦能言其山水之美登覽之勝使人翛然有上會誓探禹穴之想而不厭于聞焉居未幾而還

乃自擇昔遊之最者爲之圖以贈且屬予爲記予少有高子之好而以親老求斗升之祿宦游以來奔走東西棲棲遑遑凡足跡所至殆半天下矣然未暇一登所謂名山以償平生之志旣而遭遇一時辱從大夫之後以迄于今志氣俱衰而又多疾幸得其所圖撫琴動操以使象山皆響而已若夫高子所遊皆是天下之大觀非天下之至文孰能得傳其奇哉予之於學術文章亦唯知好之猶一丘一壑徒自徃來于懷且古之君子其餘言緒論之所及無意於傳而後世自傳之特以其人耳

苟以其文。則予非能文者。苟以其人。則予之淺陋。亦非其人也。高子諸父子。新氏以老於文學。名於當時。其所請。不於彼而於此。無乃好奇之過乎。因辭。高子屢請不已。蓋其所欲我知之矣。天下名山。踰為奇偉秀絕者。古之賢達勝士。窮極幽險。以傳之世。然後非其為奇偉秀絕也。自有宇宙。更千百年。雖未有一人之至於其上。然其所以為奇偉秀絕。固自在焉者矣。譬如天宇開豁。陰翳解駁。巔崖秀壁。可以挾日月。可以摘星辰。而不加其高峻。噴雲泄霧。雷雨震電。窅窅冥冥。至無所見。而不加

其幽峭。而况其所以傳之者乎。其文辭之工拙。烏能為之軒輊也哉。高子只欲得其同好者。以記其遊之歲月。而未得其人也。得如予之所好者。斯可矣。不然則高子豈不知予之不文者也耶。何其所請。至于如此。高子達矣哉。予亦何辭。雖然。予嘗聞言之不文。傳之不遠。昔者鄭國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予今所記。則裨諶之事也。如其潤色。世多君子。高子其請焉。是歲享保庚子春三月。筑後守源君美序。

孫武兵法擇序

孫子兵法。魏武帝所註者。司馬遷稱孫武十三篇。是已。而班固藝文志乃言孫子兵法八十二篇。杜牧以為武所著書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刺。筆其精切。凡十三篇。成爲一編。後人因謂孫子亦有未盡之書。或謂孫子十三篇。其文辭完全而貫穿。非筆削者也。蓋秦滅先王典籍。焚詩書百家之編。至漢孝惠時。除挾書之律。孝武始置太史。司馬談父子。世居厥職。時天下計書。皆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遺文古事。靡不

畢集。史遷繼其父志。乃抽石室金匱。自成一書。而於孫武兵法。兩言其十三篇。且其言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孝成之世。秘府之書。頗有散亡。乃使求遺書於天下。分命劉向等校焉。而任宏校兵書。每一篇就。向輒修其篇目。錄其指意。向卒後。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之業。歆遂總括群書。著爲七略。王莽之末。又被焚燒。世祖中興。又集新書。班固傳敎典掌焉。並依七畧。而爲書部。固又編之。以爲藝文志。繇是觀之。漢書所著孫子八十二篇。乃併任宏所校遺書而稱焉耳。魏武獨取十三篇。乃

自爲註曰。吾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深矣。自晉氏亂。中原板蕩。渠閣文籍。靡有孑遺。而後世所傳孫子兵法。與漢志不合。牧意以謂魏武所定。而非孫武之全書。予嘗觀其書。與管子越語。相出入者頗多。蓋孫武齊人。而學管子兵法焉。又其爲吳王所稱。十三篇者無疑也。自魏武後。世所傳孫子註。亦爲不少。宋元豐中。集次武經之書。以孫子爲首。天下之士。教習兵法。乃自孫子始。而世之議者。以謂武書所以舍正而鑿奇。背義而依詐者。固無足取也。然武之所論。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

之生。而不冒危。修道而保法。不戰而屈人之兵。以全爭於天下。若夫利害之權。奇正之變。攻守圍禦之術。一皆以爲末事也。考其辭。雖未盡粹。要其歸。與仁人之兵異者鮮矣。昔者趙括言兵事。天下莫能當。藺相如曰。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其變也。兵書豈易讀哉。後之讀孫子者。大率不求之於本。而索之於末。雖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故武之本旨。爲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辯而不發。遂使其書以爲一切變詐奇詭之說耳。世之論兵。不復知夫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其流之弊。以到于今。

吾竊懼焉。乃敢會衆說。因校其可見者。以俟夫講武者。考而擇焉。予豈好論兵者哉。蓋有不得已也。享保壬寅。

七月戊午。紫陽源堪序。先生初稱勘。由勘堪音相近。清鄭任鑰序。先生集稱新堪。蓋

誤傳畧稱之。先生亦有時自署云。

新井家系序

東方諸姓。蓋古之世爵。後因為姓。新撰姓氏錄序云。謹

造。縣主始號於斯。即謂之也。於非若彼虞夏商周之世。因所生地也。然

其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則其道一耳矣。若夫

賜姓命氏。乃自垂仁始。而後史不絕書。天武改定天下

族姓。分為八等。即始魏氏立九品之制。差第其閥閱。頗

多所升降。古語拾遺云。至于淨御原御朝。改天下萬姓。而分為八等。唯序當年之勞。不本天降之績。

即謂之也。或同出而異等。高下懸隔。亦其紛亂不一。而帝世

所賜。僅止五姓一百五十四氏。其餘則莫有所聞。迄弘

仁初。乃撰姓氏錄。甄差群姓。以皇族為首。國族次之。番

族亦次之。凡二十姓。一千一百八十二氏。猶且有未定

之姓氏云。夫世祿之家。以氏族相高。天下之俗。皆是也。

若我東方。別生分族。以其世爵。則姓有尊卑。氏有大小。

自古固然也。至其弊也。以貴襲貴。以賤襲賤。唯論有門

地。非復辨賢否。舉世所尚。權有所歸。竟使嚮所謂帝出之裔。神明之胄。累葉陵替。莫有著姓。皇室式微矣。世道之變。一至于此。可勝而慨哉。當爾之時。權貴之門。其第所宅。衣冠相推。以爲其號。亦其尊之也。流習所徇。煽以爲俗。至若郡國豪傑。各自相稱。以其食邑。亦猶古者別其族也。降及喪亂之際。故家遺族。往往有世不可紀。而不知其所自出。舉前世所號。稱之爲氏者。夫姓非天子。不可以賜。氏非諸侯。不可以命。而族。人子弟。相稱相呼。所行于家里。豈此古者受氏之義也哉。劉氏起自沛中。

爲天子。太上皇無名。母媪無姓。其名姓不傳也。李氏出于隴西。有天下。成紀人之前。不知何始。其世系不詳也。漢唐之盛。亦猶如此。而况衰宗落譜。莫有所考乎。繫之地望。而考其所出。質之氏族。而知其所別。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此余家系所由作也。且嘗聞之。聖人之治天下也。其不可得變革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也。尊其祖。敬其宗。收其族。以序昭穆。正昏姻。人道竭矣。嗟亦是我所以望於吾後人也。享保癸卯秋七月戊亥。筑後守從五位下源朝臣君美序。

